

蘇東坡書宸奎閣碑





蘇東坡書
宸奎閣碑



前言

苏轼写的碑刻，遭宋代党禁之祸，毁损甚多。我们今天见到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都是重刻本，惟有《阿育王寺宸奎阁碑》（以下简称《宸奎阁碑》）是原石拓本。相传立后不久，即沉诸阿育王寺西妙喜泉中，当时只有一部分拓本被艰难的保存下来。但这种旧拓本在明代已少见，故明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蔡贵易知宁波府时，只能用天一阁范钦收藏的元翻本双钩重刻。

现在见到的旧拓影印本，最早有日本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宫内省图书寮印本。这个本子是京都东福寺圣一法师（圆尔弁圆）于一二二五年（宋理宗端平二年）留学我国时带去的。他带回国后，就藏在他创建的东福寺中，后捐献给政府，转藏于日本皇宫内。

《宸奎阁碑》楷书二十二行，行三十五字不等，共六百一十一字，是元祐六年（一〇九一）苏轼任杭州太守时，为怀琏和尚撰写的。

怀琏和尚是庐山的高僧，宋皇祐中（一〇四九—一〇五四），仁宗（赵祯）请他去京师讲说佛法大意，赐号大觉。英宗（赵曙）治平三年（一〇六六），他入四明（今浙江宁波市），隐居阿育王山广利寺。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在寺内建宸奎阁，贮藏仁宗写给他的颂诗十七篇。怀琏在元祐六年死去，仁宗的亲笔诗在寺内珍藏了整整二十年。

怀琏与苏轼有深交，苏轼后来自称东坡居士，多少是受到他的影响。他又是苏轼最好的谈禅伴侣，在苏轼任杭州太守时，与苏轼往来频繁。因为他和苏轼有这一层关系，所以苏轼为他撰写《宸奎阁碑》是当然的。苏轼撰写此碑时为元祐六年正月三日，时五十五岁，距怀琏之死仅二天。

《宸奎阁碑》是苏轼继《寒食诗帖》后又一杰作，黄庭坚跋《寒食诗帖》谓：“有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宸奎阁碑》也有这种情趣，但较《寒食诗帖》要端正谨严得多。

明州阿育王

山廣利寺

宸奎閣碑銘

皇朝中... 詔盧山僧懷遠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台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明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固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遠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踵未盈漱而戶外之屢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遠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

山廣利寺四明

詔取其本藏

來告曰宸奎閣

昭陵而與吾師

藉口而繪其像

仁宗皇帝在位

日天下歸仁焉此

上嘗賜以龍腦鉢

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之仁皇體合自然神理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遠遺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

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可識其真咨尔東南山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嚴

元祐六年正月朕命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西

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輕車都尉賜紫會

感

附



州

阿

角



王



山

蘇



利
奇



家
全

蘭

石甲

銘

皇祐中有

詔廬山僧懷

璉住京師

十方淨因禪

院台對化大成
殿問佛法大成
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此
方之為佛者
皆留於名相
圓於因果以

夷其超故
下言言逸士
俚詆者之
之為皆聰
說蠻鄙明